

劉克襄從漢字出發 尋覓山水畫中的 水岸美學

珠江三角洲，河海交匯、河網交錯，具有南國水鄉的獨特風貌。其青綠繽紛而繁複，物種豐富又多樣，截然不同於其它地區。如今農村鄉野文物消失迅速，通過更高視野，以不同區域的美學作為比較，或許能看到另一層次的風貌。

近日，作家、電視《浩克慢遊》主持人劉克襄座客深圳關山月美術館，帶來《小風小物遊珠江——嶺南山水和台灣、江南的差異》的講座，以生態旅遊與漢字展開，與傳統山水繪畫互為對照，以不同區域的美學作為比較，與衆分享其獨到的觀察心得與美學爬梳。

香港商報記者 陳柳燕



「渚文化」引發的美學思考

春夏之際，在浙江杭州市區西北的良渚小鎮，油菜花正盛放。男女老少在錯落有致的金黃色花田中穿梭、嬉戲、拍照……唯獨一位有心人，在這一片花田前駐足思考。「這土壤，和台灣的不太一樣，」他拾起腳邊肥沃的泥土，一陣芬芳令他振奮。這個被譽為「中華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發祥地，有著肥沃的天然土壤，豐富的人文遺產文化。「良渚，渚……」他思索著，開始查閱字典文獻，「這個地名，不應僅僅只是一個名字這麼簡單。」

這位有心人，就是台灣作家劉克襄。外號「鳥人」「山人」的他，從事自然觀察、歷史旅行與舊路勘探近30年，一生的經歷基本與「土地」二字相關。早年，他觀察鳥與野狗，後探訪山川地理，投入自然的觀察與研究活動，而近年，則將目光投向庶民的生活，常在各地旅遊，深入農村田野和傳統市場。其善於以獨特而深入的觀點解說，導覽各地古村老鎮和地理風貌。

此次座客關山月美術館帶來的講座，正是其今年2月到浙江良渚講學時的一次意外發現。良渚的豐富物產、深厚文化，讓劉克襄對「渚」字產生了濃厚興趣。他繼而發現，從「渚文化」出發，可以洞察山水畫中特殊的江南美學，從而與嶺南以及台灣山水美學互為對照。

「渚」字窺見絢麗江南

在江南的景觀和美學裏，翻開江南地名冊，「村」「屋」「堡」等字隨處可見，但劉克襄毫不猶豫地指出，「渚」字遠遠勝過其它字的意義。

在字典中，「渚」字原指水中小塊陸地，即小洲之地；進一步深化，則是指肥沃濕潤、被豐盈的河水曲折迴繞的土地。在劉克襄看來，「渚」字代表的豐饒、富庶，正是江南水岸美學的特點。許多與「渚」相關的字詞組合，譬如「魚渚」，漁夫拿著四方網「抓魚」的小島、「石渚」——古鎮中的堤岸、「舟渚」——停泊了許多小船的小洲，都可以在江南的水墨畫中得到充分印證。劉克襄坦言，江南地名中帶三點水偏旁的字還有很多，諸如「汀」「浦」「灣」「洋」等。「汀」字與「渚」釋義相近，意為「水中小洲或水邊平地」。但卻不像「渚」的複雜與豐美，「汀」的意味較為貧瘠、冷清與空曠，「它可能只是一塊草地，上面立著三兩隻孤清的汀鶴、汀鳥」，正如於唐詩宋詞中讀到的那般，「渚鷺汀鶴伴清孤」。

劉克襄指出，「渚」字帶來的是多樣的自然生態環境，每一個詞彙都有綺麗的水岸意境，從而豐富了江南為主題的水墨畫。」

別具風味的嶺南水鄉

相對江南秀美富庶的環境，嶺南的水岸美學，似乎別有一番風味。劉克襄舉出幾個常見的字，「湧」「潛」「瀝」「洞」「望」，並指出能與「渚」字形成對照的，非「湧」莫屬。在劉克襄看來，湧的重要性，則在於形成了嶺南地區特有的生活文化——基圍，而基圍的形成，則進一步促進了圍村這種文化形態的建構。

「嶺南地區特有的文化象徵，亦常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出現。」

圍村，指由石牆包圍的傳統中國村落，早年用以防禦鄰近仇敵、盜寇和猛獸，常見於廣東南部，尤以香港新界為甚。劉克襄介紹，如今珠江三角洲一帶城鎮，仍保留不少圍村。圍村多是同族人，各有獨立的住房。其中，客家圍則是多間房屋組成的圍屋群。

走訪過許多嶺南村落後，劉克襄寫下了這樣的美學節奏：「湧草、前長大榕，家伴黃皮、旁偎龍眼，村立白蘭、山有沉香。」短短六句，概括了圍村前後的生態環境。在劉克襄看來，珠江三角洲一帶海岸，以湧、潛和瀝為多，以及不少河口河叉的基圍環境，是嶺南山水過去較少為人注意到的，亦是沼澤濕地的特色。他說，「唯有嶺內森林山腹裏的小溪石澗，才有亞熱帶森林的陰濕豐厚，以及綠意的強盛蔓延，有別於江南一帶山林的空靈。」

「按道理，嶺南的山水畫中理應有這種嶺南的美學」，但劉克襄卻發現，「在嶺南的山水畫中，這種地域的信息相對較弱，更多的還是沿襲江南山水畫派的美學特徵。」劉克襄展示了一幅現代嶺南畫家梁明祖的《賀州古鎮》，畫上具有嶺南特徵的圍村、葦田、風水林等意象。但在劉克襄看來，這仍不夠寫實，因為畫作中出現的松林，是來自江南地域的符號，他認為嶺南畫派的畫家，應更加關注嶺南地區本身獨有的地域特色。

在劉克襄看來，「每一個地方，都有一些特定的字來形容其環境，這是最迷人的。」通過這些字眼，劉克襄發現了各地山水地貌的差異，並從中洞察山水畫中不同的風光。對照著江南和嶺南的水



劉克襄從事自然觀察與舊路勘探近30年。



嶺南水墨畫長卷《客家山居圖》局部



嶺南畫長卷《歷代羊城八景》局部



國畫長卷《山水風神》局部



嶺南村鎮圍屋群

岸美學文化，台灣雖然開發較晚，但也足以發展出這樣的字眼。譬如，蝨目魚文化發展的「溫」；潮水退去後形成的廣闊沙洲「瀝」等。正如其所說，他所探索的，是山水美學中抽象的符號實體的地名或物象，他從漢字出發，又從山水畫中尋覓漢字的意象，可謂是為大眾打開了一扇欣賞山水畫的窗口。

嘉德香港春拍 3.26 億收官

嘉德香港2017年春拍最終以3.2607億港元圓滿收官，拍賣首日，書畫以及現當代藝術3大專場總成交額為2.0247億港元，古董以及家俱5大專場則貢獻了1.234億港元。吳冠中的《貴州侗家山寨》成為本次拍賣單價最高作品，以2315萬港幣成交。

此外，在首場觀想——中國書畫四海集珍中，開場的13件齊白石自存草蟲寫生傳稿得到藏家們熱烈競拍，而無底價方式更是引起現場的一陣競價高潮。13件拍品的競拍時間近一個小時，全數拍品100%成交。其中，一幅只有0.3平尺的《土元寫生稿》，經過多輪的電話委託及在場人士激烈競價，以52萬港元落槌，61.36萬港元高價成交。另一件0.1平尺的《蝗蟲寫生稿》以36萬港元落槌，42.48萬成交；此外，《甲蟲寫生稿》與《草蟲創作稿》均以30萬港元落槌。

據了解，這次寫生畫稿共有14件，是齊白石案頭自存自珍之物，全部未經



吳冠中的《貴州侗家山寨》

托裱。1997年中國嘉德拍賣會上，曾有一件尺寸約0.3平尺的齊白石寫生稿《蠅》被著名收藏家張宗憲先生以19.8萬元拿下，創下齊白石作品每平尺單價的最高紀錄。

《明清古典家具》一直是中國嘉德的重頭戲，今年也不例外，嘉德香港2017春季拍賣會如期奉上兩個古典家具專場「觀華——明清古典家具」和「洪氏藏明清古典家具集萃」。經過一輪角逐，兩大專場以4221萬港元圓滿收官。

1.24 億 雍正粉青之王落槌

佳士得香港2017年春拍近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槌。此次佳士得春拍特為雍正粉青釉貼花雙龍盤口尊（右圖）設一獨立專場，拍品以諮詢價形式上拍，以1.24億港元落槌。

雙龍尊自清代後消失，至清代雍正官窯復現，雍正朝之後除乾隆早期尚有少量燒製外，之後又銷聲匿迹。清朝雍正帝非常重視御製瓷器，常委託御窯廠製作仿古式樣，此雙龍尊仿唐朝傳瓶式樣，青翠瑩潤的釉汁則仿照宋代龍泉青瓷。雍正時景德鎮窯廠燒製的雙龍尊分兩種尺寸，第一種較小，約32厘米左右；第二種較大，約52厘米左右，拍品屬較大的一類，而要燒製如此龐大且器形複雜的瓶子難度極高，所以同類傳世品少見。目前傳世的雍正粉青釉雙龍尊只有四件，本拍品是其中之一，亦是屬私人收藏裏唯一品相完美的一件，另外三件分別藏於瀋陽故宮博物院、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及加州陳氏典藏博物館。

此尊源自曾為美國加州名流、女商人及慈善家 Maruja Baldwin (1920-1997) 收藏，Maruja 的第二任丈夫 Baldwin M. Baldwin 是加州地產大亨 E. J. (Lucky) Baldwin (1828-1909) 的



孫兒，其家族是最早在加州發展的地產商及財團之一，南加州多個地標均是以此家族定名。

此外，這件粉青釉貼花雙龍盤口尊，曾於2004年在佳士得拍賣上亮相，並以17423750港元的成交價創下當時的清代單色釉瓷器世界紀錄。

乾隆雙耳瓶 2854 萬港元成交

邦瀚斯香港「中國瓷器與工藝精品」春季拍賣於近日舉槌，重點推出宮廷瓷器及其他古代藝術品來源有序、品種稀少，為古代皇家貴族及文人墨客的情懷所托之物。其中，一對清乾隆青花八吉祥紋雙耳扁壺以2400萬港元落槌，成交價2854萬港元。

這件清乾隆青花八吉祥紋雙耳扁壺是此次邦瀚斯在香港春拍重點拍品之一。傳世品中，此類扁壺成對者寥寥無幾，這對扁壺來源有序，來自美國馬薩諸塞州霍利奧克的斯金納家族舊藏。1959年，這對扁壺由貝拉的妹妹凱瑟琳·斯金納·基爾伯恩繼承，後傳給孫女貝拉·斯金納·基爾伯恩·泰勒(1926年-2016年)，後一直放於其宅邸中，直至今日。

威廉·斯金納為美國19世紀絲綢工業大亨、斯金納家族企業創始人。威廉的兒子小威廉與女兒貝拉對亞洲藝術有



清乾隆青花八吉祥紋雙耳扁壺

著極大的熱情，兄妹二人曾一同於1889年與1909年兩度到訪亞洲，並在亞、歐兩洲多次購入亞洲工藝品，此對扁壺應於此間購得。

立陶宛藝術展亮相中國美術館

中國美術館19號至21號廳近日展出「立陶宛藝術：透過風景的思考」展覽，向國內觀眾展示了來自立陶宛國家美術館的大量珍貴藏品，以及部分私人收藏的藝術品。該展覽共展出69件作品，包括繪畫、雕塑、裝置和影像藝術等，展示了20世紀至今的立陶宛藝術發展歷程和風貌，展覽將持續到7月2日。

此次展覽是中國美術館國際交流「一帶一路」特展系列的重要組成部分。展覽共分為「畫家的視角」、「開放的結構」、「去浪漫主義色彩」以及「繪製風景」四個部分，共計展出69件作品，涵蓋繪畫、雕塑、攝影、裝置、影像藝術等多種媒介，呈現了20世紀至今立陶宛藝術的最高成就。這些作品中不乏20世紀初期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的繪畫作品，包括20世紀中期的表現主義和極簡主義繪畫和雕塑作品，也有近幾十年的新表現主義繪畫和



當代藝術作品。這些作品深刻揭示了20世紀以來立陶宛人民內心世界的變化，立陶宛本土文化的身份認同，立陶宛藝術家們對社會、歷史、政治和文化的深度思考，以及他們在全球化大潮中對於堅持本土藝術語言的傳承與創作所做出的努力與實踐。